

第二十一章 有事夫君服其勞

用過午膳，封驛夫婦就往那新宅院去了。

「就是這裏啊！」封驛左右看了一圈，露出意味深長的笑容。

董晚音不知道他這個笑容是何意，「這裏怎麼了？」

「夫人選得挺好的，走！」說著，他昂首闊步往院裏走去。

正在做工的工匠們看見董晚音帶來一個器宇軒昂的爺，料定這是府裏當家的了，一個個點頭哈腰，給封驛講著自己做的東西如何如何好，封驛只緩緩點頭，但笑不語，跟著董晚音繞著宅院看了一圈。

董晚音仰著小臉蛋，滿臉期待看著他，「如何？」

「夫人要聽實話？」未等她回答，他便搖頭道：「我們是何關係，我便不和妳客氣了，這修整宅院的活，真不是一個女人家能幹的啊！」

董晚音的笑凝固在臉上，「為何？真的這麼差嗎？」

封驛伸手捏了一把她的小臉蛋，「還好妳嫁給我了，走！我教教妳去。」

他領著她從大門處說起，「這裏原先住的是一個清貧小官，素來低調勤儉，這破敗的如意門，早該換掉了。」

董晚音有些遲疑，「能用便用吧，也不用非得換掉，母親也不講究這些。」

封驛點著她的腦門，「夫人，門不但是府邸的臉面，還是保一家平安的第一道防護，妳現在不換，再過個兩三年一樣要換，不如現下一起換掉，最差也要換一扇廣梁大門才好。」

行到院中，封驛看著院中的桂花樹搖頭，「這桂花樹不能種在西北面，應種在這迎門牆前頭，寓意富貴臨門。」

再轉了半圈，他指著剛種下的花草，「把這玉丁香拔了，它散發的氣味容易刺激人體，老人家聞久就不好了。這一品紅有毒，莖葉裏的白汁會刺激皮膚紅腫，一碰就搔癢難忍。」

董晚音聽得瞠目結舌，「真有這麼嚴重？」

封驛手放在她的腰後扶著她，笑道：「是沒有那麼嚴重，可我夫人要過來，我就不能讓這東西在這裏。」

董晚音給他一記白眼，「繼續說，我看你還能挑出什麼毛病來！」

「這銀杏樹不可種於院內，日後會長得比屋子高，那就是凶木了，遮擋光線不說，還引人煩憂。」

他說得有理有據，她跟著緩緩點頭，怎麼自己就沒想到呢……

再往裏走，封驛露出嫌棄的表情來，「嘖嘖嘖！廚房和恭房離那麼近，我最怕這個了！飯菜帶著味兒，吃得可香？」

董晚音小臉皺在一起，「怎麼聽你說起來一無是處了呢，這樣的格局本就是前任屋主設計好的。」

「不合理的設計不就是讓人來改善的，難道還要將錯就錯？若妳當真要如此，往後妳可別來這裏用膳，我不想我夫人吃這有味的飯菜。」

她这下忍不住攥起拳頭，怎的這張破嘴那麼招人打呢！

「淨房太大了，且不向陽，冬日不利取暖，且應鑿好排水渠道通到室外，這樣才不會潮濕，常年潮濕的淨房，我是不敢進的。」他說到這還是一臉嫌棄。「耳房可以不用設地龍，但正房和廂房地面、牆面都要做空，冬日燒上火，才不會冷。」

「照你這樣說，這幾日我都白忙活了，宅子得重新翻修才行呢。」

「那可不是要重新翻修，這梁柱有些早該換了，我給妳尋些好木頭過來換上，好好修繕一番，住起來才舒服。」

董晚音咬唇，暗自沉思，封驛最會享樂，要照他這樣翻修下來，指不定要花多少銀子呢，只怕比新起一座宅院還要費銀兩，母親那一千兩養老錢她還想省著點花呢……

她試探著問：「若按著醉仙居的那般來修繕，是不是有些敗家了？」

封驛挑眉，帶著揶揄笑意說：「莫不是缺銀兩了？」

董晚音瞟他一眼，輕聲道：「不是……但也不能糟蹋銀子呀。」

「讓我岳母住得舒服些，這怎麼是糟蹋銀子？修繕所需的花費我來給了。」

董晚音見他一副爺有的是錢的架勢，暗罵一聲敗家子，悅侯府總有一天會被你敗光！

「不用了，這點錢還是有的。」

封驛也不勉強，食指抹過眼前的柱子，又輕敲了敲道：「這柱子用不了幾年了，若是讓我來辦，這銀子我可是不會省，我寧可把宅子推倒重建，也不要翻修一堆破爛，就算修好了還是破爛。」

董晚音心思動了，封驛說的沒錯，既是要修就要修好來，留一半破爛，往後的隱患多，說不定一兩年後還要勞神傷財地重新修整一輪，還不如眼下咬咬牙，把這些破爛都扔了，一勞永逸，母親住得也舒服。

「那便由你吧，早知道這樣我還不如買宅基地，新建一處呢。」

「那也不用，妳雖不會修整屋子，選的地方倒是不錯。」

董晚音不解，「此話怎講？」

封驛牽起她的手，「妳隨我來。」

兩人走到了最後面的後罩房，封驛指著屋後道：「夫人可知道這後邊是什麼？」

董晚音隱約記得後邊是荒草叢，因著這宅院沒有後門，她也沒到後面轉過。

「這後邊以前是河道，早已經棄用，被官府填平之後雜草叢生，極少有人會走，想來妳也沒去看過。」

「是啊，若是這道好走，估計從悅侯府過來會更近。」

封驛笑開，「不到五尺。」

董晚音吃驚，「那麼近嗎？」

「越過這片草叢就是我悅侯府的後門，妳在這邊看不到，回到府裏到後門看，可以看到後面這堵牆。」

她未料到母親挑的這套宅院，竟然離悅侯府那麼近，這也算是歪打正著了。

「不過再近也無用，又沒有路，這一排過去都有人家，難不成在這後罩房挖一個門，再修一條路？」怎麼想都覺得不倫不類。

封驛挑起眉來，「妳若求我，我自然有辦法。」

「……如何求你？」董晚音面無表情看他，「封驛，我求你，告訴我吧！這樣可行？」

封驛哼笑一聲，她這哪是求人的樣子，一點誠意都沒有。

然而他也不會勉強她，搖搖頭道：「罷了，念在夫人聽話的分上，我便給妳挖出一條道來。」

這事情他既然答應了，那就沒問題了。

封驛雖然老是不正經，嘴巴也毒，但是辦起事來乾淨利索，絕不拖泥帶水，有他看著，董晚音便不再操心這宅子的事了。

倒是明日吳信瑤成婚，她一顆心懸得越來越高，就怕吳信瑤知道受了哄騙要逃婚。

言府後院，何念秋剛從同淨醫館回到府裏，換了一身衣裳，想著要去給言老夫人請安，誰知行到半路，聽見兩個丫鬟在那假山後面說著話。

本不欲偷聽，但隱約聽到她的名字，便不免駐足。

「三少爺要娶親了，要多叫幾個丫鬟小廝去幫忙，二夫人就藉機發作，說這三姑娘也到年紀嫁人了，怎的還賴在府裏，還搭著幾個人伺候，老夫人的臉色也難看得很！」

「三姑娘不也就兩個人伺候？哎……這身為表姑娘，又不是老夫人親外孫女，老夫人自然嫌她礙眼，不然二夫人哪敢那般說話。」

「就是了……」

何念秋聽不下去，匆匆往回走，想來老夫人也不想見到她，她又何必去討嫌呢！回到房中，在床沿枯坐半晌，眼看著晚膳時間要到了，她卻是一點出去見言府人的心思都沒有。

罷了，今日就任性一回，不去了，反正她們都知道她的性子，再多幾句難聽話也無妨。

自父親離世，何家就衰敗了，繼母帶著弟妹艱難度日，但凡有一處容身之地，她也不用到言府寄人籬下了……

外祖父雖疼愛她，可他從來都是不苟言笑，對她談不上和顏悅色，言老夫人對她更是冷淡，心中只怕早就厭煩了她，更何況那些夫人們……偏偏自己不擅長討好旁人，也不擅長裝模作樣……天大地大竟然沒有她何念秋的容身之處。

思及此，她心中悲戚，便想去瑜王府找姊姊，當即起身去告知外祖父。

言尚書聽見她說要去瑜王府，皺眉道：「現在都什麼時辰了，此時上門未免失禮。」

「是因為白日裏都要去同淨醫館，沒有空閒，卻又聽聞姊姊這幾日身體不適，我想過去住兩日，白天照舊去醫館，晚上陪護姊姊。」

她說得有理有據，言尚書便不再多言，讓她盡早出發，畢竟已經是冬天了，天黑得快，走夜路難免危險。

「外祖父，三哥哥要成親了，老夫人和二夫人忙得很，我這幾日便不去請安了，

免得叨擾了她們。」

言尚書一頓，這孩子心思重，來的時候也很大了，從來不叫外祖母和舅媽，只老夫人和夫人的叫，眼下估摸著受了委屈，連請安也不願意了。

「不去就不去了，叫妳姊姊身子好些了回家裏一趟，外祖父有事情和她商議。」

「外祖父有何事不妨告訴我，我好告知姊姊。」

言尚書沉默了半晌，方道：「為了妳的婚事，妳也到年紀了。」

何念秋心一沉，垂下眼眸，出神地盯著地面，連外祖父都容不下她了嗎？

「本想再留妳在家一兩年，奈何外祖父身子總不太好，就怕哪日有個萬一，才想著早日給妳講個好親事。」

這幾日孫兒要成婚了，老妻又提到給念秋找婆家的事情，嘴上說得好聽，實際上的心思他是明白的，他暫且把事情壓下，卻擔心這些話總會傳到念秋耳朵裏去，這孩子聽了只怕更難過了。若要等封驛，還得等一兩年才好開口，倒不如現下就另給她講一個好的。

「外祖父可是嫌棄念秋了……」她終究忍不住，今日的委屈化作幾滴熱淚，黯然落下。

言尚書看見她落淚，心中陡然煩躁起來，「妳說這什麼話，哪個大姑娘不嫁人！」

這孩子除了去同淨醫館，平日也不和府裏的姑娘嫂嫂們一起玩，住了兩年了，還比不上她偶爾來兩日的姊姊和人熟絡，若是不及早替她做安排，屆時自己走了，她又哪裏能過好日子？可這孩子怎麼就把他的話理解成這樣呢……

見外祖父板起了臉，何念秋連忙抹了抹淚，低聲解釋了幾句。

言尚書看她委屈的樣子，也是無奈，擺擺手讓她趕緊去找她姊姊。

坐著轎子離開言府，何念秋在轎子裏還是無聲垂淚。

她知道外祖父打算讓她等一兩年後給封驛做側室，然而聽方才外祖父的意思，顯然是要為她相看別人，為何外祖父會改了主意？

她是寧死也不會嫁給別人的……

一路上又是想著封驛和董晚音親近的樣子，又是想著言府眾人對她的冷淡，何念秋眼淚抹了又流，到了瑜王府，整個眼圈都紅紅的。

待下人領著她到何念榴屋裏，何念榴一看就嚇了一跳，忙抓著她的手問：「怎了？

言府裏有人欺負妳了！」

何念秋眼淚又落下來了，哽咽著說不出話。

何念榴在這世上就只何念秋一個親人了，知道她心思重，平日裏重話都不敢和她說，見妹妹這般，真是心疼死了。

「妳和姊姊說，誰敢欺負妳，我上門撕了她去！」

半晌，何念秋才止住哭聲，悲悲戚戚道：「姊姊，那言府怕是住不下去了……」

何念榴心中一涼，緊緊抓著妹妹的手，「為何？」

「連外祖父都開口讓我嫁人了……」

何念榴蹙眉，「怎的提起這件事來了？」

外祖父和她提起過，有意將妹妹說給封驛，想來妹妹也知情……

封驛才成親沒多久，自然還不能提，所以她正打算著挑撥董晚音和封驛的感情，妹妹才能早日進了悅侯府的大門，然而聽妹妹的話意，像是改了主意？

「許是三哥哥要大婚了，老夫人和二夫人嫌我佔著家裏的屋子，還要兩個丫頭伺候……外祖父聽多了抱怨，自然也想我早日出了門，才早日清淨。」

何念榴心中一股酸楚，妹妹怎的如此命苦，她好歹能在何府出嫁，在這瑜王府也有容身之地，妹妹卻連一處容身之地都沒有。

「嫁便嫁，這兩年讓妳受苦了，姊姊必定給妳尋一個好人家。」

聽姊姊一番話，何念秋的心又酸澀起來，咬著唇，抬眼看她，「姊姊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，妳有話就說，別對姊姊也憋著。」

何念秋徹底崩潰，雙手掩面痛哭，「我不願……我不願……嫁給……給別的人。」

何念榴算是明白妹妹的心思了，原來她鍾情封驛啊……

封驛什麼性子她知道，說起來妹妹嫁給他，未必是良配，奈何妹妹喜歡，只要妹妹喜歡，她定要讓封驛好好把妹妹娶回家去。

她安慰何念秋，「妳的心思姊姊知道，姊姊這兩日便和外祖父說去，妳想嫁誰便嫁誰，長姊如母，妳的婚事外祖父還得聽我的。」

何念秋這才抬起滿是淚痕的臉龐，可憐兮兮問道：「姊姊當真明白？」

何念榴忍不住笑出聲來，撫了撫妹妹的肩膀，「不就是想嫁封驛嗎！姊姊定讓他娶妳回悅侯府去！」

何念秋羞赧難當，低下頭去，不敢再看姊姊，心中卻又升騰起希望來，今日的憂愁消散了大半。

姊姊是天底下難得的能幹人，有姊姊做主，她便不再擔憂了。

封驛大刀闊斧地改建起宅子，不但把破舊東西全部廢棄，還把工匠遣退了大半，只因為董晚音沒經驗，請來的人手藝水準參差不齊，又派人去請京城裏最好的手藝人，回悅侯府用過晚膳後又叫六喜提著燈跟著他去了一趟新宅子。

翠兒眼見封驛出了悅侯府的大門，才偷偷摸摸地回了醉仙居，她只盼著世子爺過幾日把她冒冒失失闖進屋之事忘了，她才敢正大光明出現在他跟前。

董晚音看見翠兒，佯裝惱怒地瞪了她一眼，嗔怪道：「怎麼一整日都見不著人，莫不是還要我求妳，妳才肯回來！」

翠兒抿嘴偷笑，「奴婢不敢，夫人可不要生奴婢的氣，今日是奴婢莽撞了，提心吊膽了半日，實在沒臉回來。」

「怎的這會兒又有臉回來了？」

翠兒笑嘻嘻靠過去，握起拳頭給董晚音捶背，「碧兒說夫人念叨起奴婢了，還叫人給奴婢留了飯，我不回來就是不知好歹了。」

「是爺出門了妳才敢回來吧？怎麼爺是老虎不成？」董晚音回過頭去，揶揄翠兒。翠兒訕訕笑一聲，「奴婢不敢，原是奴婢有錯在先，不如躲開些，免得惹爺不痛快。」

董晚音看她這樣歎了一口氣，「妳啊，越謹小慎微就越容易出錯，妳越怕他，他越橫，爺也不是不講理的人，往後該怎麼樣就怎麼樣，不用跟老鼠見了貓似的。」

「是……」小姐，姑爺只跟妳講理，從來不跟我講理啊！

主僕兩個正說著話，門外傳來腳步聲，一聽就知道是封驛回來了，翠兒臉色登時就變了，拔腿就要往外面跑，又怕在門口撞上封驛，正踟躕著，封驛就進門了。他匆匆掃了翠兒一眼，視線便落到自己夫人身上了。

晚膳的時候她說要再點一點給吳家備的賀禮，方才回來他隨口問了一下管家，管家說夫人沒過問，他便覺得古怪，再想起她提起吳家時面露憂愁之色，心裏像是裝什麼事情，便急著回來問一問她了。

翠兒早就退到角落，封驛走到董晚音跟前，手很自然搭到她的肩上，倒也沒有開門見山地問她在為什麼發愁，而是先從賀禮的事兒開始，「妳沒去看賀禮？」原是隨口一說，她這才想起還有這回事兒，不過管家辦事一向牢靠，不用看也無事，她煩憂的可不是賀禮……

「不用了，管家備好，明日再看也一樣。」

她起身，看他從外面回來帶了一身的寒氣，且屋外風大，他頭髮都吹亂了，忙囑咐翠兒，「翠兒，去叫人替爺備水沐浴。」

翠兒得了令，一溜煙跑了。

「你趕路回來本就疲憊，今日又勞累了半日，早些沐浴歇息才好，明日還要早起去賀喜呢。」她一邊說著一邊去給封驛找寢衣。

封驛亦步亦趨跟著她，她翻找衣物，他便雙手環抱胸前，懶散地靠著櫃子，歪著腦袋斜看她，「怎麼妳看著比我還疲累呢？」

董晚音撇撇嘴，「還不是因為你，昨夜扯我被子，害得我都沒睡好。」

封驛嘴角一歪，「又賴我？」

她不再言語，把他的寢衣找出來，又找出自己的，兩手抱著放到床上去，然後垂著腦袋端坐在床尾。

封驛走過去，屁股剛要落下就被她拉住了。

「你還沒換衣服呢，帶了一身灰回來，先沐浴才能坐。」

封驛無奈，只得依著她，蹲著身子靠著她的腿，仰頭看著她，「今日怎麼說的了，有什麼煩心事說給我聽，再這麼苦著一張臉，我可不理妳了。」

她噘起嘴來，「我何曾苦著臉了，只是……有些擔憂，明日瑤姊姊成婚，希望別出什麼意外才好……」

「妳擔憂的事兒怎那麼多，就不見妳擔憂擔憂妳相公我！那吳信瑤能嫁給如妳說的少年英雄，除了樂壞了，還能出什麼意外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我舅舅扯著謊呢……」她輕歎一聲，總算把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訴了封驛。

封驛聽完，對吳老爺多了幾分尊敬。

吳老爺這樣的首富，連皇上都要客氣三分，為了女兒女婿去北境那邊修建宅院也沒什麼可指摘的，然而吳老爺敬重英雄，不願靠著錢財行特例，又為郭三著想，

實乃君子所為。

「吳老爺真是不一般……若是我，我先住舒服了再說。」

董晚音瞋他一眼，「……天下人都像你這般，豈不就亂套了？」

「這話不是這麼說的，自己掙來的家業，愛怎麼花不成，本可以享福的非得受那罪做什麼？若我是郭三，我定不讓夫人跟著我受苦，要讓夫人跟著我享福才好。」說著抓起她的手，拿臉頰蹭了蹭。

董晚音心頭一暖，封驛不是英雄，可是他不會讓她吃苦，他也不做那忠義仁孝的君子，他活得真實又灑脫，她竟有些羨慕他了，這世上活得如此肆意的人，想來也沒有多少個。

「我就要陪著夫人，住在溫柔鄉裏，那才舒服。」他感覺挨著的膝蓋抖了一抖，知道夫人在笑呢，他也得意了。

「就你不要臉。」

封驛也不反駁，慢慢開解她，「郭三是個好男兒，吳信瑤嫁給他不會錯，我便幫他想想法子唬住那吳信瑤，等個十天半月，兩人有了感情，趕她她還未必走呢！」董晚音眼睛一亮，反握著他的手，「有何辦法？你快說，舅舅愁得頭髮都白了！」封驛蹙著眉，往左邊扭扭脖子，又往右邊扭扭，「真是累啊，夫人若不好好伺候我，只怕我想不出什麼好法子來。」

「你還要我如何伺候？衣服也幫你穿了，臉也給你洗了。」說著她抓起他的寢衣往裏一甩，「衣物都給你找出來了，還要如何伺候？」

封驛嘴角露出一抹邪笑，「夫人服侍我沐浴，如何？」

董晚音小臉頓時皺成一團，拿衣服擋住了自己發燙的臉，只露了一隻眼睨他，「我就說你是登徒子，封驛，你今夜守到現在就等著說這句話吧！」

「哎，我的岳母怎的沒教我夫人如何伺候相公呢？害得女婿命苦啊！誰家不是夫人伺候相公沐浴，到我夫人嘴裏就成了登徒子了……」封驛蹭著她的膝蓋，搖頭晃腦，連連歎氣。

「你趕緊去吧！水該涼了。」

封驛起身，躬著背，可憐兮兮地拖著腳步，一步三回頭地往門口走去。

董晚音哭笑不得，「寢衣沒拿呢！」

「我先去放個水，命苦的人兒尿多啊！」

董晚音聽得在床上差點笑得背過氣了。

第二十二章 敞開心扉成夫妻

等了一會兒，董晚音還不見他回來，正擔心水涼呢，碧兒就來了。

「夫人，六喜說爺在沐浴，卻忘了寢衣，讓夫人給他送過去呢，爺說了不讓六喜伺候，過來和夫人說一聲便可。」

董晚音這才反應過來，這分明是封驛使詐呢。

封驛啊封驛，既然你使詐，便讓你泡夠再說吧！

「我知道了，妳退下吧。」

遣走了碧兒，董晚音又坐了半晌，到底是心軟，越坐越難心安，想著天氣冷了，

若受了寒，可不是讓他白受罪了？

封驛就是摸準了她會心軟，肯定不會讓他自己光屁股爬回來……

她拿著寢衣走進淨房，封驛聽見聲響，轉過頭，一臉壞笑，「夫人，妳再不來水就冷了。」

「冷死你才好呢！」董晚音放下寢衣，無奈看著這個無賴。

「快幫我加些熱水。」

她這才看見浴桶邊上還放著兩桶熱水，裊裊冒白煙，怪不得他一點都不著急，她算是白操心了，封驛何時虧待過自己？

「若妳不來，我還可以再泡一個時辰。」封驛兩手兩腳搭在浴桶上，舒服得很呢。

「跟個四腳妖怪似的……」她邊舀水邊嘲諷他，其實心裏慌得很，那眼睛都不知道該往哪兒放。

封驛故意抖了抖手腳，揚眉問她，「妳見過四腳妖怪？」

董晚音避開他的視線，「你不就是嗎！」

封驛偏過頭去繼續盯著她，「夫人，不是我想說妳，妳該惦記著給爺沐浴更衣才是，明日見著岳母，我要問問她，是她沒教，還是妳跟我耍賴。」

「……你問，我知道你早就不要臉了。」

封驛見她眼神躲閃，不敢正視他一眼，又不敢往浴桶裏看，心下一動，手伸進浴桶沾了水，憋著笑往她臉上甩水滴，見她小臉皺成一團，又惱又羞的模樣，樂得他嘴角直往上勾。

「我走了！」

但她人還沒站起來就被封驛一把拉住了。

「夫人我錯了，來，妳也用我點水，我臉還乾呢！」

董晚音當真兩手做瓢，結結實實往他臉上潑了一大把水。

封驛齜牙咧嘴，兩手一抹，「夫人果然女中豪傑，來來來！」說著他不顧董晚音還穿著袍服，往人臉上身上澆著潑了幾下，董晚音躲避不過，滿臉滿身的水，直往下滴。

「你……你來真的！」她氣急敗壞地抹了把臉上的水珠。

「哎呀！夫人我又錯了，過來我給妳擦擦。」說著他就起了身，一把抱住董晚音。她只覺得身子一騰空，就被封驛放入浴桶裏，連衣帶履泡入熱水中，水溢出一大半，整個淨房如水漫金山，濕了一地。

她算是服氣了，跟他較什麼勁，反正又鬧不過他。

封驛給她抹去臉上的水珠，憋著笑，「夫人，既然都濕了，不如妳也洗了吧，這不是還有兩桶熱水，岳母大人不教妳，我自己來教，妳便好好學吧。」

地上的水順著傾斜的排水道緩緩流到室外，熱氣升騰而去，浴桶裏卻還在冒著裊裊白霧，董晚音甩開他的手，掙扎著想要站起來，封驛長腿一夾，兩手一壓，把人緊緊箝制住了。

「夫人，妳要不要和我比一比？」

董晚音視線無處安放，只咬著牙瞪他，恨不能往下摠他去喝一口水才好。

他把她的手臂搭到自己肩上，面龐上的水滴更襯得他兩眼澄淨，眼睫毛隨著他的眼神流轉顫動著，「別鬧了，幫我捏捏肩，再開外頭的人該聽到了。」

橫豎耍賴的是他，有理的也是他！

董晚音使著勁兩手臂狠狠往下壓，想要把他摠下去，奈何封驛像尊佛，一動未動。他偏過頭去，雙唇往她柔滑的手腕內側貼去，閉上眼睛輕輕磨蹭著，不久又用臉頰慢慢摩挲，「晚晚……」

他半睜著眼輕聲喚她，胸中湧起一股火熱，這是他的夫人，這是他眷戀的溫柔鄉。麻麻癢癢的感覺從手臂傳進董晚音的心裏，她何曾聽過有人這樣纏綿地喚她，她心慌意亂，不禁想要抽回手來，「放開……我冷。」

封驛抓著她兩手，把她的手放到他的後腰上，讓她環抱著他，「這般便不冷了。」她微微一顫，封驛那腰背肌膚竟像綢緞般順滑，沒想到男子的肌膚也是……她還以為是和他這腿一樣長著毛呢……哎喲！什麼亂七八糟的！她趕緊把腦袋裏胡思亂想的東西甩掉。

「妳還記得我們成親那晚嗎？」他把人抱緊，手撫摸著她的長髮。

「嗯？怎麼了？」

他澄淨如冰泉的雙眼看著她，啞著聲道：「妳說妳不管制我。」

「嗯……我記得。」

他扁著嘴，用手捂住胸口，「我受傷了，我的心……」

他雖用玩笑的口吻說，她卻聽出了他的委屈，好似是一個備受寵愛，在她跟前討要糖果而不得的小男孩。

她收緊摟著他後腰的手，柔聲道：「你就是被寵壞了，來一個不願理搭理你的你就受傷了。」

封驛察覺她對自己柔和起來，心臟莫名一縮，「若是別人就算了，看我封驛不順眼的人也不少，可我夫人不能不理我。」

她往他胸口靠去，「若你的夫人不是我呢，若你娶的是別人，你也會像對我一樣這般待她嗎？」

「我如何待妳？」

胸前的人兒輕笑一聲，「你待我很好。」

這一句很好，封驛就滿足了，「妳問我這個我如何回答，我的夫人不是妳還能是誰，別人我也不會娶啊。」

她抬起頭來嗔道：「你就是嘴上說得好聽，若不是皇上賜婚，你可不是要娶了別人。」

封驛挑眉，「也就董晚音我才娶，別人我可不娶！」

兩人抱著笑作一團，膩歪了好一會兒，封驛到底怕她著了涼，起來穿衣，去叫人給她換了一個浴桶的水。

只是等董晚音沐浴好回了寢房，心境不同，兩人益發親暱，讓這一夜熱烈起來，卻又是一波三折，一個要進一個想退，一個憋死了，一個痛死了，折騰了大半夜，弄得一身疲累，才勉強圓滿了。

翌日，夫妻倆睡得死沉死沉的，碧兒喊了幾嗓子，沒見動靜，沒辦法，咬咬牙使出吃奶的力氣敲門，「夫人，今日舅老爺家大喜，該準備起身了。」

董晚音猛一睜眼，察覺睡過頭了，才要掀被，不禁痛呼一聲，這渾身酸痛的程度可和學騎射那幾日相比了。

封驛被她吵醒，睜眼一看，夫人柔荑捏揉著玉臂，大紅錦被落在雪白柔軟上，煞是灼人，他眼眸裏跳起了火苗，手腳並用，把人纏住，「夫人昨夜睡得可好？」

董晚音拍打他的腿，再咬牙推開，嫌棄道：「快拿開，我要痛死了！」

封驛壞笑，「夫人現在知道痛死了不可亂說了？」

董晚音一頓，「為何？」

「妳學拉弓射箭說痛死了，修繕宅院也說痛死了，外人聽了，也不知道以為我對妳做了什麼呢，現下妳痛死了，可還要和人說去？」

她腦袋嗡一聲，是了，怨不得祖母聽她說痛死了就皺眉呢……封驛腿傷，她還喊痛死了，祖母必定是誤會了，才留她在玖映居住……

這麼一想，臉就火辣辣的，真是臉都丟盡了，她抓著錦被蓋在臉上，「可不是不能胡說，你怎麼也不提醒我，丟死人了！」

「我哪裏敢，提醒妳妳還讓我碰？」封驛摟著她的腰肢，湊上去親了她一下。

她輕哼一聲，嘟囔道：「若是這般痛，往後便不讓你碰了。」

「夫人忍心嗎？」封驛輕歎一聲，咬了咬她的耳垂。

她被他挑逗得心慌，忙推推他，「快起吧，要去得晚了……」

封驛乖乖讓開，側著身子看她裹著寢衣落荒而逃去沐浴，滿心的愉悅滿足。

約莫半個時辰後，封驛夫妻倆帶著賀禮先往吳府去了，吳府張燈結綵，熱鬧非凡。么女出嫁，吳靖遠只宴請了親戚知交，商場中結識的人一律不請，不過吳家人丁興旺，吳靖遠五個兒子帶著家眷，還有吳靖遠這一輩的兄弟姊妹又各自帶了家人，熱熱鬧鬧的坐了一堂，觥籌交錯，真是喜氣洋洋。

董晚音進吳信瑤閨房一看，她家瑤姊姊穿著一身新娘喜服，妝容精緻，還在把玩昨日哥哥們給她帶的新鮮玩意，哪裏有半點新娘子的羞澀喜悅或是要離家了的惆悵。

「我的好姊姊，怎的妳還有心思玩呢！」

吳信瑤展顏一笑，「音兒，妳怎麼才來啊，快來看看，四哥哥給我帶的好東西。」

董晚音哪裏有心思，她方才碰見舅母，舅母強顏歡笑，又是難捨又是忐忑，就怕今日出了岔子，她想起封驛昨日說的話兒，心下一動。

說不定封驛真能唬住瑤姊姊呢！

她和吳信瑤說了幾句，趁著有其他親戚來賀喜的時候出去尋封驛，封驛正在拜見岳母吳氏，身邊都是吳家親戚，封驛便一個個給這些長輩們作揖問好。

董晚音急匆匆過來就扯著人走，封驛跟在她身後裝乖。

「夫人，妳拉拉扯扯做什麼，讓岳母和各個孀娘舅母們看見了像什麼樣子，再說，我還有話要問我岳母呢！」

她頓住腳步，「你有何話要問母親？」

封驛一本正經道：「問她為何沒教我夫人如何伺候相公啊！」

董晚音嘴角一抽，「你若敢問，我……我……」

封驛盯住她，「妳如何？」

「我便服你了。」

「服我？那我叫妳如何妳便如何？」

「行。」她手一揮，答允他了，她懶得和他扯皮，料想封驛也不敢去問母親，現下要緊的是瑤姊姊的事情。「你昨日說有話唬住姊姊，你可想出來了，我准你去唬唬她。」

封驛揚眉，抓著夫人的手甩了甩，「那還不簡單，走！」

兩人也顧不上什麼風俗禁忌，往吳信瑤閨房走去，奈何在屋外被喜娘攔住了。

「表姑娘，這真不能進了，別說表妹夫，就是親哥也不能進啊！」

董晚音還欲與那喜娘交涉，封驛貼著她耳邊道：「夫人，就幾句話，妳進去把吳信瑤帶到窗邊，我說會兒就完了。」

她這才會心一笑，往屋裏去了。

吳信瑤聽說表妹夫有話要和她說，疑竇頓生，莫不是郭三讓封驛帶話來了？

待兩人到了窗邊，看見封驛杵在窗外的身影，董晚音敲敲窗櫺，「封驛……」未有聲響，她又提高聲音，「封驛。」

「誰啊？」窗外傳來淡淡一聲。

吳信瑤和她對視一眼，眼神裏露出疑問：還誰啊，你們可約好了？

董晚音知道這不要臉的又裝蒜玩她呢，扒拉一下就推開窗，低聲呵斥，「別鬧！」

封驛蹲下，仰著腦袋從窗下含笑看她：「喲！是我夫人晚晚啊！」

吳信瑤憋不住笑出聲來，「還晚晚呢，別到我屋子裏來打情罵俏！」

董晚音熱氣又上了臉，伸出手去就把封驛腦袋往下摠，「你是不是又想吵架了，都說了不要讓瑤姊姊看見你，你再伸個腦袋，小心我拿刀給你砍了！」

吳信瑤往後退了兩步，做瞠目結舌狀，「音兒，妳怎麼這般說話，這還是我妹妹音兒嗎！又吵架又砍人的……哎喲，表妹夫對妳做了什麼，怎的把妳惹成這樣！」

誰不知道她表妹董晚音賢淑靜雅，是千裏挑一的好性子姑娘，怎麼和夫婿相處竟是這般潑辣樣子？若說不是表妹夫做出什麼，表妹怎會如此？

封驛起身，靠在看不見吳信瑤的另一邊，支著一條腿，抖著一條腿，痞痞地道：

「吳姑娘，妳嫁了人可別學我夫人，整日又打又殺的，我整日閒著晃蕩，我夫人打我我認了，郭三駐守邊城、上陣殺敵卻是英雄人物，妳可要好好服侍他。」

在屋裏的兩人聽了他的話，都沒有出聲。

「郭三和吳姑娘成婚，連皇上都賞賜了大禮，是喜事一樁沒錯。」他壓低聲音，對著窗子肅聲道：「可是瑜王憋著火呢，皇上表面上開心，心裏卻是不痛快，好在妳和郭三婚後就趕往北境了，郭三為國拔刀斬敵，立下功勞，受人敬重，過兩

年你們回來，此事就算翻過去了。若是妳跑回來被皇上知道，只怕吳老爺和郭大人都要受牽累了。」

吳信瑤臉上微微一變，「我何時說要跑回來了！」

「聽說妳答應要嫁，是因為妳母親願意去陪妳，可實際上妳母親不能跟著妳到北境，一則不合規制，二則像吳夫人這般年紀的婦人，在北境那種苦寒之地只怕熬不住，以往有老婦跟過去，待不了幾天就被抬回來了……」

封驛話只說到這兒，意思卻很明白，意思是吳信瑤嫁過去後發現母親沒來，依她任性的性子，哪裏不會跑回來京城？

董晚音聽到封驛把舅母不能去北境的事兒直接說出來了，心頓時跳到嗓子眼了，怯怯地偷窺吳信瑤，她倒沒有如想像中大鬧，只是垂頭不發一語，這般平靜反倒讓人害怕。

吳信瑤低垂著眸子，思緒翻湧著。封驛這些話，她先前並非沒想到，只是不往深處想，她從小到大都有父親母親兄長呵護，總覺得無論何事他們都會扛著，不用她煩憂。

她也知道母親跟著去，確實是不太妥帖，可為何父母親不和她明說呢？

可是，母親不跟著去，在那北境苦寒之地，她如何能過得了兩年……

封驛慢悠悠地又道：「吳姑娘，瑜王雖訂親了，卻還有一個十七歲的三皇子，這三皇子身子可不好呢……妳若悔婚，只怕皇上又要起心思了。」

與吳信瑤院子裏僵凝的氣氛不同，此時的前院還是一片喧鬧。

「姑爺董林之隨禮咯！鴛鴦錦褥兩張，雲母八寶扇兩把……」

宴席記帳的先生大聲報著董府抬過來的賀禮，那吳府管家聽見，心頭一跳，抬腳就跑過去，按下記帳先生的話頭，「董府先不報。」

說完，管家又匆匆去找了吳靖遠。

吳靖遠聽了他的稟報，未多思量，張口就道：「扔出門去！」

管家愣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「老爺，這……如何使得？」

老爺沒叫人給董府送喜帖，他明白老爺是對董尚書有諸多不滿，想下下董府的面子，可是董尚書賀禮都抬過來了，想必晚些也會親自過來賀喜，老爺讓人把賀禮丟出門去，這豈不是連親戚都不要做了……

吳靖遠喝道：「我讓你扔出去便扔出去！且是要當著董府的人丟，你別等人回去了再丟，事情傳不到董林之的耳朵裏，他來了還敗我的興！」

管家苦著臉，「這總得有一個由頭吧，這麼多賓客在這裏，該說我們吳家……」

「你就說姑奶奶在董府吃了苦，吳老爺要把姑奶奶接回來，吳家和董府再無關係！這禮也不必送，讓他們拿回去，快去！」

管家只得一路小跑，叫了個性子張狂、嗓門大的小廝，趕緊去大門口，把賀禮當著董府送禮人的面丟出去，並把吳靖遠那番話嚷嚷出來。

「我們姑奶奶在董府受了那麼多委屈，老爺不想見到你們董府的人，以後董府和吳家再無干係，你們把賀禮扛回去吧！」

那小廝嗓門大，又故意扔一樣喊一嗓子，引來一大群人圍著看，眾人皆是詫異，吳家和董府的關係竟到了這般田地，莫不是董夫人和董府斷了關係了？

董府的幾個家丁未料到吳府這般強硬，竟把賀禮丟出來了，恍若被人狠狠打了臉。一個氣性較大的喚慶同的家丁跳腳指著吳家小廝喊道：「我們夫人今日還是從我們董府裏過來的，你算哪根蔥，竟如此敗壞董府的名聲，報上名來，改日讓你得個痛快！」

「我大名李岩，你且先把賀禮搬回去，稟報你家大人，免得你家董大人收不到信兒，還急哄哄跑我們吳府來，我們可不招待！你要約架，明日再來約，今日我家大小姐大喜，我沒空打你！」

慶同聽了氣更盛了，叫喊著要見夫人，喊了幾嗓子沒見人出來，想起二小姐今日也在這吳府裏頭，又叫喊著要去找董二小姐出來。

正吵鬧推搡著，悅侯世子封驛現身了，皺著眉抬手就指混亂中的吳董兩家下人，「你！你！還有你！都停了，今日是吳大小姐大喜，要打架給爺滾遠點！」

這幾個人受了封驛的呵斥，知道封驛惹不起，才停了手中的動作，各自退開。

封驛橫眉視線一掃，「是誰叫喊著要見我家夫人？」

「回姑爺，這吳家人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我們好心好意來賀喜，竟被人拿掃把趕出門來，爺可要幫我們稟報吳老爺和我們夫人，就算是要扔我們的賀禮，也得給個讓人心服口服的理由來。」慶同料想封驛是過來勸架的，封驛乃董府的新姑爺，可不得向著董府說話嗎，所以他連世子爺也不叫了，直接喊了姑爺。

封驛雙手抱胸，轉過頭去，朝著吳家的人問：「你可跟他說了？什麼由頭啊？」

李岩可是得了管家的指示，那就是老爺的指示，腰桿可硬了，「回世子爺的話，我們家老爺說了，姑奶奶在董府受了一輩子委屈，董府的賀禮我們不收，扔了好讓董大人知曉，免得又過來惹我們老爺不痛快！」

封驛看著慶同，朝李岩努努嘴，「你沒聽見，這不明明白白說了，不收禮，不讓來，你還不趕緊搬東西回去稟報董大人，在這裏嚷嚷顯得你嗓門大？」

慶同一聽，世子爺這態度不對啊，老爺可是世子爺的岳丈啊，怎麼喊老爺「董大人」呢，世子爺這是胳膊肘往外拐啊！

慶同仍是不服，二小姐那麼賢淑的姑娘，怎的不出面，沒見到董府的人受欺負嗎？

「我家二小姐呢，我要見見二小姐！」

封驛這便沉下臉去，肅色喝道：「你家哪個二小姐！你便回去問問你們董府裏那林什麼的婦人，她說了，你們董府沒有二小姐，二小姐已經嫁出去了，那會兒怎的沒見你家老爺出來說一句話？你回去順帶著和董大人說一句，董晚音現在是我家夫人，親戚什麼的我叫她認她便認，我不叫她認她便不敢認！」

董家僕人見情況發展至此，再說什麼都沒有用了，只得收拾了東西，要回府去告狀。

第二十三章 夫君裝可憐

董晚音和吳氏本在廂房裏，四手相握聽著心腹丫鬟說著這場鬧劇。

吳氏知道吳靖遠是故意鬧這一場，讓世人人都知道董夫人和丈夫已經決裂，往後她

便可脫離董夫人的名頭了，可聽說鬧成如此，心裏到底不痛快。

董晚音柔聲安慰母親，在她看來，快刀斬亂麻，父親知道了舅舅的意思，想來也不會再強留母親了。

這時封驛進了廂房，拜見了吳氏，便想帶董晚音離開，他要趕去郭府，今日郭三大婚，按理他是該去男方家的。

「你去便去吧，為何還要拉上我？我該陪著瑤姊姊才是。」

封驛拉著她的手，柔聲求她，「夫人，我自己去有何意思，哪家大爺不是有夫人陪著去，妳便陪我去吧。」

「我再陪瑤姊姊一會兒，你先過去，晚些我再過去。」

封驛低下頭歎了一口氣，滿臉的委屈樣，「妳瑤姊姊現下都不能見人，再過半個時辰也該出門了，妳還陪著她做什麼。」

董晚音察覺他態度有些異樣，有點過於……低聲下氣了，若是平日裏，他哪會如此？「妳去不去，不去我想法子也要讓妳去」這才是封驛慣有的態度啊，難道是當著母親的面，不好對她太過強硬？

吳氏看不下去了，封驛這女婿她是越看越愛，又經方才這一遭，恨不得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了，看著封驛如此低聲下氣，免不得心軟，於是開口勸女兒，「妳便去吧，是該陪著去的，怎的還要夫婿求妳？妳這孩子，在家裏也這般不成？」

封驛可憐兮兮道：「可不是，在家妳不情願服侍我就算了，在外頭妳總要給我一點面子。」

董晚音頓悟，這是在對著母親扮可憐呢！要讓母親教她以夫為綱，好讓她回家後伺候他沐浴更衣，用膳就寢！

吳氏果然沉下臉去，音兒是不是對父親失望，連帶著不想服侍夫婿了？若是如此冷待封驛，封驛總有一天會心涼，音兒哪裏還有好日子過。

想著吳氏又免不了自責，音兒出嫁的時候她沒有教她，是想著這孩子性子好，不想她太過委屈自己，哪知她竟然這樣對夫婿……

「音兒，這就是妳不對了，妳不好好服侍夫婿，難不成還要等著旁的人來伺候不成，你們兩個一起過去吧。改日我再和妳好好說說。」

董晚音只得應下，和封驛一道與母親拜別，封驛別過臉去，抿嘴偷樂。

等上了馬車，她才狠狠甩掉封驛的手，「你是不是嫌日子過得太舒服了！還有臉說我在家不服侍你，在外面不給你面子，你自己摸著良心說，我當真如此？若是覺得我對你不好，你便找別人伺候去，我是做不到更好了！」

「夫人待我很好，夫人如現在這般待我，我便心滿意足，不用再改。」封驛笑嘻嘻又去抓她的手，又被她甩開了。

她送了一把眼刀給他，「那你假惺惺演什麼戲？」

封驛挪了挪屁股，挨著她，把人抱住，「妳不是說只要我敢和我岳母大人告狀，妳就什麼都聽我的嗎？我不過是想讓妳喊我一聲相公。」

她咬牙瞪他好一會兒，真是不知道如何收拾這般無聊的人了。

「以往你若是提出來，我喊便是了，現下我偏不了！」

「原是鬧著玩的，妳不喊就不喊。」

董晚音哼笑一聲，不想再搭理他，誰知道他把頭靠在她肩上，又歎息著接了一句，「無妨，我有點傷心罷了。」

他又委屈上了，且不是假的，是真委屈，就如昨夜他說新婚夜的委屈時，她能實實在在感受到……她心下歎息，這想要糖的孩子，怎麼戲那麼多，自己演得真傷心了……可現在讓她喊相公，她是萬萬喊不出來的。

董晚音免不了又哄他，他又打蛇隨棍上的耍賴，這樣膩歪了不久就到了郭府，呈上賀禮，見了郭逢林和其夫人後，封驛夫婦就去找郭正睿了。

郭正睿大紅喜袍加身，又一身正氣，更顯得俊朗逼人，夫妻倆道喜之後，封驛還記得董晚音的煩惱，就說起了那件事。

「你們營中可有禁止軍眷在營外修建宅院的規定？」

「那倒沒有，不過也沒有過這樣的先例，畢竟北境太過寒冷，要修建宅院可不容易，軍中沒有人有這樣的財力。」

封驛點頭，拍了拍新郎官的肩頭，「既沒有這項規矩，你便給吳信瑤修一座，不管大小，總好過在軍營裏，她從小錦衣玉食的，跟著你過那苦日子，你能忍心？」

「在那地方，就算修個小門小院，至少也要半年光景，她既嫁給了我，就算在帳營中，我也盡力不讓她吃苦。」郭正睿不反對，他也有此意，只是修新宅院是需要時間的，吳信瑤免不得要跟著他過一段苦日子。

董晚音聽了才稍稍放心一些，又免不了把吳信瑤平日裏一些習慣喜好告知郭正睿。郭正睿一一記下，謝過董晚音，又讚美道：「吳姑娘果然是有福氣之人，賢弟比她還小，卻如此關懷她。」

封驛聽不下去了，「欸欸！這是你嫂嫂，怎麼還賢弟賢弟的叫，你是不是嫌佔我便宜沒佔夠呢！別以為你今日是新郎官，我就不敢揍你！」

郭正睿笑道：「一日為兄，總也改不了口了，真不是我想佔你便宜。」

「是不是還終身為父啊，你當我聽不出來，你小子憋著壞呢。」

屋裏頭頓時一片笑聲，更是熱鬧。

而另一頭的董府裏，董林之卻是面沉如水，滿心怒氣。

慶同等人將在吳家的遭遇添油加醋稟報給了董林之，末了又把封驛的話原封不動照搬出來。

「他說……他讓二小姐認二小姐才能認，不讓二小姐認二小姐便不敢認。」

聽完這番話，董林之的臉色如烏雲遮日，悶著嘴半晌不出聲，直到慶同叫了一聲。

「老爺，這賀禮該如何處置？」

「放庫房裏去，今夜夫人回來了來報給我聽。」

慶同等人應下便出去了，董林之卻是怒得一揮手把書桌上的東西全掃了。

吳靖遠這般對他，擺明就是要和董府撇清關係，他知道吳靖遠仗著有幾個臭錢，向來對他的做派嗤之以鼻，卻沒想到吳靖遠能做到這般決絕，還加上了個一事無成的紈褲封驛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大放厥詞，哼！怪不得音兒腰桿如此硬，敢和他叫囂，背後肯定有封驛教唆。

前幾日董林之進宮求見董貴妃，董貴妃以身體抱恙為由拒絕見他，他深感不妙，若連董貴妃都避開他，那以後董府除了瑜王，還有何依靠？

於是他更想牢抓吳氏，不料今日送禮的結果卻是如此……

用罷晚膳，小廝來報，夫人今日沒回來，只遣人說老爺若想明白了再去叫她回來。

「夫人還說讓老爺盡快下決定，免得夜長夢多對董府不利。」

吳氏如此強硬，想來早就有了打算，連他外室的把柄都掌握了，若是他不從，只怕她真的大鬧一場，家裏的這兩房妾室都不是省心的，若是鬧開，必定會拖累他。董林之不是沒想過要把許氏和南哥兒接回家來，只是許氏娘家無勢，對董府沒什麼助益，遠不如董貴妃和吳靖遠這兩座靠山，甚至如果將董晚音嫁給瑜王，他三個兒子又多一座靠山，這樣董家就能升騰起飛了。

只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董晚音嫁給了封驛，妻子也下定了決心，要從董府離開。董林之喚了個人過來，交代道：「叫人去瑜王府報一聲，就說我明日去拜訪二殿下。」

郭正睿和吳信瑤成婚後，吳府和郭府皆大鬆一口氣，夫妻倆三日回門後就要趕赴北境了，回門日當天，董晚音帶著封驛也回了舅舅家，當做是給新婚夫妻送別了。不知道是因為新婚嬌羞，還是因為難捨家人，她總覺得吳信瑤沉默了好多，再不如往日那般爽快恣意，無憂無慮了。

吳靖遠、秦氏帶著兒子兒媳們，一大家子在宴席上也未提起哄騙之事，吳信瑤也是隻字不提。

然而董晚音還是不放心，趁著吳信瑤回未出嫁的閨房裏歇息時，關起門來，拉著她的手問：「瑤姊姊，妳這幾日過得可好？」

吳信瑤低頭一笑，爾後抬起頭來，「我要是說很好，音兒是不是要笑話我不知羞了？」

音兒雖是妹妹，卻像姊姊一般關懷著她，當初音兒求嫁封驛，姑父大發雷霆，姑母也是不喜，想來音兒也不好過，她竟未曾想起要去關懷音兒，她哪裏配得上當姊姊？

「妳過得好我才能放心，如何會笑話妳，舅舅、舅母心裏不好受，我看得出來，妳莫怪他們。」

吳信瑤擺弄著手指頭，輕歎一聲，「我不怪他們……這幾日我想了很多，都說人的福氣是有限的，我受了父母兄長，還有音兒的關愛，受了那麼多年，是不是福氣也該消耗殆盡了，到了吃點苦頭的時候了。」

董晚音心一酸，「姊姊是有福之人，哪裏有消耗殆盡之說，妳莫要胡思亂想，這吳家還是妳的家，舅舅、舅母、表哥們還是一樣惦記妳。」

「我這一去就是兩年，音兒有空可要多來家裏看望父親母親。」吳信瑤喉嚨發緊，眼眶也是濕了。

「那是自然，兩年過得很快的，嗖的一下就過去了。」

宴席散了，兩對夫妻拜別吳府眾人，並未上馬車，一路走著，同行而歸。

直至到了分岔路口，要分別了，董晚音和吳信瑤仍手拉手，依依不捨的，封驛看不下去了，覺得自家夫人這副樣子，比他要走還難過一般。

「郭三，就此一別，好好照顧弟妹。」他乾脆俐落一個抱拳道別，想把這難受的氣氛給攪開了。

吳信瑤忍不住瞪他一眼，「我都說了我不是你弟妹！你不叫姊夫就算了，還開得了口喊我弟妹！」

「郭三光屁股就跟著我了，我怎麼可能叫他姊夫，不怕折煞他？妳既然嫁給他，自然該跟著他喚我一聲兄長，我不喊妳弟妹喊妳什麼？」封驛最擅長耍賴了，被吳信瑤喊了那麼久的妹夫，好不容易扳回來，不佔點口頭便宜不是虧大了。

吳信瑤橫了郭正睿一眼，郭正睿但笑不語，且由著他們打嘴仗。

「這也是奇了，我相公喚音兒賢弟，音兒喚我相公姊夫，我喚你妹夫，你喚我弟妹！想起這叫法我都頭疼！」

封驛咧嘴，「可不是頭疼，我就說妳該改口了，我這麼大塊頭，這句妹夫妳還真叫得出口。」

董晚音哭笑不得，就為了個稱呼，至於在路邊吵上嗎？

她無奈道：「誰愛怎麼叫就怎麼叫，你們怎麼高興怎麼叫，要我說你們就直接叫名字好了，值當為這個較真。」

封驛還要再賣乖，「我便聽我夫人的，吃點虧吧，往後就叫妳大名吳信瑤了。」

吳信瑤歪著腦袋想了想，怎麼還是自己吃虧呢！

郭正睿開口，「回去吧，封驛比我們都大，叫他大名我們不算虧。」

吳信瑤這才作罷，故意貼著董晚音的耳朵說話，實際上其他兩人也聽得到，「音兒，回去替我收拾收拾他！」

董晚音撇嘴點頭，兩對夫妻這才分道而行。

進了馬車，封驛伸開大長腿，雙搖環抱胸前，目不斜視盯著簾子看，半晌沒有聲響。

董晚音嗅到了他不痛快的味兒，她想不起來何時又惹到他了，也懶得搭理他，且看他能忍到幾時。

封驛到底忍不住，開口便道：「過兩日我也要去江淮了。」

「嗯，那便去吧。」董晚音淡淡應一聲，毫無波動。

封驛吃味了，怎的就一聲「去吧」，這語氣，好似他去不去她都無所謂一般，吳信瑤要走她能拉著人家的手半天不鬆開，敢情他連吳信瑤一半的地位都沒有啊！他再巴著她，他就不是封驛！

天寒日短，外頭沒有了光，馬車也昏暗了，兩人各自在角落裏，再無話說。

回到悅侯府，董晚音洗漱一番就去給祖母請安了，大長公主問封驛為何沒來。

「許是喝了點酒上頭了，回來便躺著不動了。」

「那妳回去看看吧，餓了再讓廚房煮點東西給他。」

董晚音應下，回到醉仙居一看，燈也沒點，衣也沒換，一個人在床上躺屍呢。她心中暗歎，這脾性也不知道如何養出來的，該磨磨他才好。這麼想著，她也不搭理他，拿著衣服就去沐浴了，沐浴出來，在院子轉了一圈，看見院中西北角本是一小片竹林的地方，被人收拾出來挨著牆放了三個人形靶子，她連忙叫六喜出來問話。

「夫人，這是爺交代的，這地兒往後給夫人練習拉弓射箭，夫人往後不用出去練了。」

她臉上漾起笑容，過去摸了摸那三個靶子，又丈量了遠近，顯然都是配合她這個初學者而設置的，明白封驛也是費了心思的。

這下便忘了方才還想著要磨磨封驛的性子，想起他還沒用晚膳，宴席雖散得晚，現下也該餓了，便叫六喜去廚房叫人給封驛煮些吃食送來。

回到屋子點上燈一看，封驛闔著眼一動也不動，好似睡著了，被子也沒蓋。她走過去，輕手輕腳給他蓋上被子，誰知被子剛挨上封驛的身，他就一個側身，甩開被子轉到床內側去了。

這顯然是不領情的意思。

她微微一笑，又把被子蓋了上去，開口道：「誰又惹你不痛快了？」沒有聽到回應，她輕笑一聲，「封驛，你老是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還說不喜歡看人苦瓜臉，你自己去照照鏡子，你這會兒是不是苦瓜臉？」

還是沒有回應，她隔著錦被，輕輕抱住他，靠在他後背上，「我看到你讓人給我做的靶子了，明日你教我練練，如何？」

這次終於有了回應，冷冷一聲，「自己練。」

她好似失落般，深歎一聲，「好吧，我自己練就自己練，不過是不得要領，但練久一點也能學會。」頓了頓，她又問：「你若去了江淮，那宅院可要停工了？」

「該做的我都交代好了，益源去盯著便好。」還是冷冰冰的一句。

「就便好了，這樣我也無事可做，我便陪著你去江淮，可好？」她靠著他的肩頭，輕輕推了一下。

封驛依然不回應。

她掀開被子鑽進去，把封驛給掰了過來，靠上他的胸口，柔聲道：「怎的像個小兒一般鬧脾氣，臭烘烘的也不換衣裳就躺床上來，我叫人給你做吃的了，你起來吃些。」

封驛被她這一通哄下來，氣早就散了，可仍繃個臉，衝著眼前的小臉蛋斥道：「可不是妳氣的我！」

董晚音咬唇，倍感冤枉，「我如何惹你了？」

封驛半闔著眼看她，「妳對別人那麼好，怎麼就捨不得對我也好一些呢？郭三才成親妳就知道改口叫他姊夫，吳信瑤也改口喚他相公，妳整日就封驛、封驛的喊，何曾叫過我一聲相公？吳信瑤要走妳那般捨不得，我說要去江淮，妳就一聲「去吧」，我怎麼覺得我這待遇，連吳信瑤的一半都不如呢！」

董晚音聽完他這一通控訴，暗道原來是吃醋了，而被他這麼一說，他這醋還吃得

挺有道理，她的確是沒喚過他相公，而這一通比較，也顯得她好像不關心他……可是要說她不關心他，這就冤枉了，眼下他好好在家待著，她如何能依依不捨，那不是有病嗎？

這醋呢，要消也消得快，哄哄就好了……

「相公，你想聽我叫便叫好了，值得你生這麼大的氣啊，相公……」

她連著兩個嬌聲軟語的「相公」，封驛緊繃的臉到底快繃不住了，嘴角微微上揚，然而他不打算輕易地讓事情過去，為了掩住眼底笑意，仍舊半闔著眼道：「妳往後可改口了？」

董晚音乖巧點頭，「改了，相公。」

封驛這才算稱心了，抬手撫上了她的如瀑青絲，「妳真要跟著我去江淮？」

「嗯，祖母說讓我學著管管家裏的帳目。」

封驛扯了一個假笑，「她是讓妳管管我吧？」

「許是這麼想的，不過我想著多學學總是好的，哪日你去辦別的事兒，顧不上了，我也不至於兩眼一抹黑的，什麼忙都幫不上。」

「江淮那邊有信得過的人守著，本來帶妳去看看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此次不是為了買賣去的，人多了反而不好，怕也照顧不了妳。」

「那是為何而去？」

「太子說劉定喜在江淮有了動作，在府城最繁華的街道上有半條街的鋪子，這鋪子本是那富商張鐵原所有，現下說是給了他女婿劉長源了，劉長源正是劉定喜唯一的兒子，這其中的交易必定有不可告人之處，我此行就是要去看看，可能找出漏洞。」

「那我要去，舅舅在江淮那邊有不少買賣，熟人也多，說不準可以用得上。」她眼睛一亮，果然被舅舅說中了，這劉定喜藏著銀子那麼多年，現下終於露出來了。

「人多嘴雜，天又這麼冷，妳去做什麼，若是需要麻煩到舅舅，我自然會去找他，妳未嫁給我之前，我在江淮就跟舅舅有往來，我知道他的人在哪裏。」

這件事董晚音之前就已經猜到，現在聽到也不意外，只道：「我不怕冷，說不定去了還可以幫你出出主意呢。」

封驛撇嘴，抬手往她額頭彈了一下，怕她痛，沒敢用力，「帶妳便不能帶六喜了，妳說說妳比六喜還能幹？」

董晚音一想，六喜去是去照顧爺的，她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，她去反倒要他照顧，他帶著她的確是個累贅，可是她真的想跟著去，一來想看看江淮的買賣，二來看看劉定喜的手段，三來……封驛才回來沒多久，她實在不願再與他分離。

「你不是更願意我伺候你嗎？」

封驛摸了一把她的小臉蛋，「在家裏自然是更願意讓夫人伺候，出門在外哪裏有那麼多講究，六喜可以趕馬車，可以背包袱，我乏了還可以背我，妳說妳能幹什麼？」

她抓著他的手，噘嘴道：「說得好像我一無是處，我可以逗你笑啊，六喜會逗你笑？」

封驛笑得肚皮都在動了，「六喜不會逗我笑，但他也不會氣死我，妳倒是會氣死我。」

「……罷了，不去就不去了。」她挪動著身子就要從他身上起來，嘴裏嘟囔著，「誰稀罕誰去！」

封驛一把拉住她，翻個身把人壓在身下，含笑看著她道：「夫人傻了不成，妳何須和六喜比誰會伺候，比誰會說笑，妳只一處，六喜就是死了也趕不上妳。」董晚音如水清眸眨巴兩下，懵懂問道：「哪一處？」

封驛低下頭去，在她唇上輕啄一下，嘴邊又一抹壞笑，「妳能陪我睡啊！」

她咬著下唇，晶瑩的眼眸射出眼刀，落在他眼裏卻是毫無殺傷力。

「我還能掐死你！」她伸出手圈住他的脖子，咬牙切齒裝模作樣掐著他。

封驛抓著她的手壓在頭頂上，頭往下貼著她的耳朵輕聲道：「這大冷天的有夫人給我暖床，我當然要帶著夫人去了，妳就是勾勾手，也抵得過六喜上山下海啊。」

Crescent Family